

# 省略与成分缺失

李艳惠

美国南加州大学 洛杉矶 90089

**提要** 语言是音义配对的系统,但有时会出现有义无音的现象。这种现象,句法学上通常以“空号”来表示。但没有声音时,我们怎么知道是否有空号存在,这空号应该有什么意思呢?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这些“空号”的存在和意义是由句法中的中心语(head)的选择限制来决定的。中心语的词汇特性决定了是否须有空号出现以及该空号如何解释。这个分析法是依赖词汇特性,不像删略法是根据语境删略句中已经生成出现的某些成分。在文献上,各式的“删略”结构,如谓语省略(VP-ellipsis)、动词省略(Gapping)、截省(slueing)等大部由删略法来分析。这种删略分析无法解释汉语中谓语省略的各种句式及其意义。依据词汇特性来决定空号是否生成不但能分出这些谓语省略的句式和意义,而且还能正确地说明为什么一般语言,如汉语、英语等,都不可以省略中心语:这些语言都没有真正的动词或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删略现象。删略并不是只要语境清楚就可。删略操作是在最简方案中视移位为拷贝合并时,为了要把一个有上下结构的句子或短语线性化所需要的运作。

**关键词** 空号 删略 基础生成 谓语省略 中心语删略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5)02-0003-17

## 1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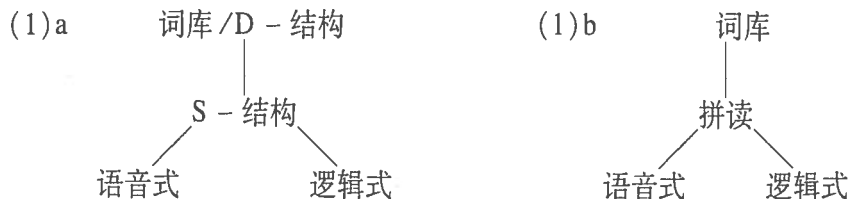
语言是音义配对的系统,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完美的配对。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很容易发现一些有音无义或有义无音的现象。有音无义主要是指虚指成分,<sup>[1]</sup>而有义无音的情况则要复杂的多,主要包括下列现象:1)由于移位而产生的空语类(语迹);2)空代词;3)非名词性空位成分,如所谓的省略结构包括谓语省略(VP-ellipsis)、动词省略(Gapping)、截省(slueing)<sup>[2]</sup>等。关于上述现象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如何表达和解释那些没有声音但有意义的成分以及空位成分在语法结构中的地位。<sup>[3]</sup>有义无音成分的句子表达与对他们的解释密切相关,以最简方案前和最简方案时期的语法结构为例,分别如图(1)a和(1)b所示:

[收稿日期]2004年11月2日 [定稿日期]2005年1月12日

[1] 虚指成分如英语中的“there”和“it”。例如:There is a man in the garden. It is important that he works hard.

[2] 见Chomsky(1981)在管约论中关于空语类的解释和分类。在管约论中,空位代词总是名词性的,而语迹既可以在论元位置也可以在附加成分位置出现。

[3] 各种不同理论对这个问题都有重要著作。形式语法代表论述早期作品见Williams(1977),近期作品见Winkler and Schwabe(2003)对历时的文献做了精要的介绍。



空位成分的生成与表达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在生成过程中一直是空位(空位成分的基础生成)只是在生成式的最后没有被拼读(语音层面的删略)。在语音层面删略的情况下,空位成分的句法和解释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其无论在句法层面还是在逻辑层面都可以获得完整的表达式外,如果一个成分在开始生成的时候就没有语音形式的话,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句法表何得以实现以及意义如何得以恢复,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我们暂且宽泛地称之为解释法。〔4〕

自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关于删略法和解释法各自的优势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大关的文献讨论这一问题,而且观点也好像都有相当的说服力。(见 Winkler and Schwabe (2003) 述)最近,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发现了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也有不少用来支持删略法的研究。(Ker 2003; Kennedy and Merchant 2000; Lasnik 2001; Merchant 2001)〔5〕

删略法看起来似乎一目了然。有空位成分句和无空位成分句的差别只是在于某些词项是否拼读和语义是基于完整表达式的运作,而空位成分的生成只不过是形态-音位层面的运作。当然,是删略也是受规则所支配的。例如,在由移位而形成的语链中,只有一个成分可以以无语音的形现,这是由一些线性化规则所要求的,如“线性对应轴规则(LCA)。(Kayne 1994; Nunes 1995)〔6〕(2)为例,(2)是由(3)生成的:

(2) [<sub>CP</sub> Who<sub>i</sub> did [<sub>IP</sub> he [<sub>VP</sub> meet e<sub>i</sub>]]]? (3) [<sub>CP</sub> Who<sub>i</sub> did [<sub>IP</sub> he [<sub>VP</sub> meet who<sub>i</sub>]]]’  
句(3)中处于句子边缘位置的 who 和处于宾语位置的 who 所形成的语链不能被线性化,除非位于的 who 被删略(不拼读)。

如果没有发生移位,删略则与类同条件下的删略条件和旧信息的概念有关。(Merchant 2001) (4)。由于两个分句的结构存在着平行关系,因而,第二个分句中的谓语部分(VP)可以删除:〔7〕

(4)a. John will be there; Bill will [be there], too.

(4)b. John will be there; Bill will [ ], too.

(2)和(4)也许都可以说是语音表达式的删略现象,但是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所讨论的句(2) (4b)之间也还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句(2)中的删略是强迫的,而句(4)中的删略则具有可选性,因而(4a) (4b)都是合格的句子。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像(4)中出现的可选性空位成分并不需要一个先行词,“删略”可以在没先行词的情况下进行,〔8〕这一点可以用汉语中的一个例句来解释,如例(5):

(5)(一个男孩正紧盯着一个玩具,他的妈妈看到以后说:)你已经有了,不要再买了。

〔4〕 关于解释法的不同理论见 Winkler and Schwabe (2003: 5)

〔5〕 支持删略法的观点也不一致。例如, Lasnik (2001) 认为,所有违反孤岛条件的现象都可以通过删除不在结构来挽救,而 Kennedy (2003) 则认为,只有一部分违反孤岛条件的现象可以通过删略来补救。

〔6〕 LCA 的主要观点认为,词项 A 的拼读发生在 B 拼读之前,且 B 要被 A 非对称性成分统制,这样一来,拼读顺序反映了层级的顺序。

〔7〕 平行不是删略的必要条件。

〔8〕 见 Hankamer and Sag (1976) 关于深层和表层照应成分的论述。

一般说来,说汉语的人一定知道在动词“有”和“买”之后各有一个成分缺失,当这两个空缺被填入后,句子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9〕再看下面的例句。假设那位母亲在同样的环境下说:

(6)你已经有电脑了,不要再买了。

汉语使用者知道这里只存在一个空缺,也就是动词“买”的宾语缺失。该句既可以理解为“不要再买那个玩具了”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再买任何东西了”。对上句正确的理解取决于语篇/语用语境。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知道空缺的存在,它在什么地方出现以及如何得以解释的?从语言处理的观点看(或从听话者的观点),在句(5)、(6)中,删略的操作似乎需要更多的步骤,因为缺少先行词,所以没有可以用空位成分句来比较的语言成分,只能靠个人的语感来推论空缺存在于句中的某个固定位置,而该空缺成分的内容需要倚赖语境才能得以理解。换句话说,“删略法”首先必须知道空缺出现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以在逻辑式的层面上得以解释,最后在语音层面上再将其删除。而“解释法”只需要确定空位成分的位置,然后再对该空位成分进行解释。虽然“解释”也意味着用具有完整结构的有着合适词汇内容的成分来替代空缺,但其只需要在逻辑层面操作,而不需要再在语音层面做进一步的操作了。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含有非名词性空位成分的结构中,如谓语省略结构。在汉语中也存在缺少先行词的谓语缺失现象,句(7)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7)(你正在和朋友们玩扔飞镖的游戏,而且玩得很高兴,这时,另外一个朋友刚好路过看见了,说:)我也会。

同样,即使没有先行词,没有同样的语言成分来表示出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说汉语的人也知道在助动词“会”之后缺少了什么东西。也有学者反对删略法,如 Williams(1997)关于英语中谓语省略和动词省略相互作用的研究。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即汉语中谓语省略结构的变体解释。对相关解释性质的充分的描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省略结构中的空语类是零形式的基础生成,〔10〕也就是说,本文采取的是解释法。这种分析法建基于各种不同谓语省略结构的语料,证明只有中心词选择的成分才可以以零形式出现,省略结构中的空语类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中心词的选择性质。〔11〕

## 2 现代汉语中的谓语省略现象

先看一下谓语省略结构的性质。

(8)a. John likes the gift that you gave to him. Mary does, too.

(8)b. John will like the gift that you gave to him. Mary will, too.

英语中谓语省略的典型特征是在从句中包含“do”或者一个没有显性动词短语的助动词。缺失的动词短语必须得到解释。当有代词出现的时候,严格和宽泛的解释都是可行的。例如(8a)中的“Mary does, too”宽泛解读(sloppy reading)如(9a)所示,严格解读(strict reading)如(9b)所示:

(9)a. Mary<sub>i</sub> likes the gift that you gave to her<sub>i</sub>.

(9)b. Mary likes the gift that you gave to him.

在许多语言中没有“do”的对应形式,也没有发现和英语中的“do”谓语省略结构一致的结构,汉语

〔9〕 这是 Fodor(1977)关于填充成分和空缺的观点。

〔10〕 按照 Kayne(1994)、Nunes(1995)的观点,删略的发生是受线性化要求所驱使。

〔11〕 本文主要讨论谓语动词短语的省略,只简单地涉及动词省略和名词短语省略。关于所有包含空位成分结构大量详细的讨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而且,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已经把本文的分析扩展到对截省和连接省略现象的研究,对这些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采用解释法的优越性。

就是这样的语言,它没有和英语中的“do”对应的语言成分。作为一种可能的和英语中的谓语省略对应的形式,汉语中使用的是一词汇动词。(比较 Huang 1988a)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一结构“动词结构”(the V-construction),如:

(10)明很喜欢你给他的礼物。汉也很喜欢。

之所以把“动词结构”(V-construction)分析为谓语省略结构(VP-ellipsis structure)是因为该句存在着严格和宽泛两种解读的可能性以及宽泛解读结构也要遵从定域条件限制(locality condition)(见 Grace Li (2002)的评述,第一章以及该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动词可以提升至“do”所占位置。(V-I提升,Huang 1988a)

在汉语中还有另外一种谓语省略结构,该结构用“是”来表达。“是”在汉语中是焦点标记成(11)。像句(12)类型的结构我们称之为“‘是’字结构”(the shi-construction):

(11)明是很喜欢你给他的礼物。 (12)明很喜欢你给他的礼物。汉也是。

句(12)也有宽泛和严格两种解读。也就是说“‘是’字结构”也是一种谓语省略结构。

除此之外,像(8)b一样的英语句型在汉语中有着直接的对应形式。当出现助动词时,本来应出现在助动词之后的动词短语缺失。我们把这一结构称为“助动词结构”(the Aux construction)。如

(13)明会很喜欢你给他的礼物。汉也会。

在文献中,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像(10)这样的“动词结构”是否是谓语省略结构,(G. Li 2002; Paul 1996, 1999; Xu 2003)特别是关于到底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宽泛的解读以及宽泛的与定域条件限制是否相关。(Hoji 1998; Huang 1998a, 1991; Kim 1999; Otani and Whitman 1991; To 1996, 1997, 1999, etc.)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对句(14a-b)的解释,因为这些句子行分句的谓语动词短语中都包含着状语成分。(G. Li 1998, 2002; Xu 2003) [12]

(14)a. 我见过他三次了;他们也见过了(他们只见过一次)。<sup>[13]</sup>

(14)b. 我认识他很久了,我爸爸也认识。(只是没有认识很久)

在句子的第二个分句,也就是在含有省略现象的分句中,对缺失成分的解释不能包含表频率的“三次”或者表示时间持续的短语“很久”。也就是说,(14a-b)不能解释为(15):

(15)a. 我见过他三次了;他们也见过他三次了。

[12] 在动词结构中,没有后续成分的例句是非常不自然的。先看以下例句:

(i)我见过他三次了,他们也见过[ ]了。 (ii)我见过他三次了,他们也见过[ ]了,他们只见过一次。

(iii)我见过他三次了,他们没见过。 (iv)a. 你见过他三次吗? 见过。 (iv)b. 没见过。

(v)你见过他很多次了吗? (v)a. 以前见过。 (v)b. 以前见过他很多次。

(vi)a. 你[因为他跟谁做研究]感到很高兴? 李老师。 (vi)b. 你觉得[他跟谁说]最好? 李老师。

可见,(i)和(ii)相比,其表达是不完整的。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也”的使用和第二个分句中缺乏副词性成分解释所引起的,因为,“也”的出现要求其后续成分和第一个分句中的成分相同,但是,这种相似程度由于第二个分句状语而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二个分句不用“也”而用否定词时,句子听起来更加自然和完整,如(iii)。在这之中,仍然排斥包含状语的解释。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简单的问答组配中,如(iv),对问句简单肯定回答的动词(iva)允许包含状语成分的解释,但这种判断在否定的回答中又受到了质疑,如(ivb)。因为(ivb)又倾向于排斥状语成分,如,他很认真地做了功课吗? 做了。/ 没做。但是,不仅仅含有动词的答句似乎又排斥包含状语的解释,如:两个有着不同的理解。另外,句子的片断也可以用于对问句的简答,如(vi)。(via)的答句是一个片断,问题是如何对片断语法分析。这一问题留待以后的研究。

[13] “了”可以看作是动词的词缀进而充当体标记,也可以看作是表示状态变化的句末小品词。“了”字的[本文中并不重要,因此,本文中的“了”可以指代它的所有实现形式。

(15)b. 我认识他很久了,我爸也认识他很久了。

(14a-b)和英语中的句子(16a-b)相比,我们发现,(16a-b)中缺失的动词短语内部应该包含“three times”和“a long time”这样的成分:

(16)a. I saw him three times; they did, too.

= I saw him three times; they saw him three times, too.

≠I saw him three times; they saw him, too.

(16)b. I knew him for a long time; my father did, too.

= I knew him for a long time; my father knew him for a long time, too.

≠I knew him for a long time; my father knew him, too.

但是,汉语中的缺失短语成分并不总是排斥状语。<sup>[14]</sup>含有助动词的句子,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助动词结构”的句法表现和相对应的英语非常相似。比较(17)、(18)两句:

(17)我要探望他三次;他们也要。

(18)I will visit him three times, they will (visit him three times), too.

另外,对“是”字结构中缺失成分的解释也应该包含状语,如:

(19)a. 我探望他三次了;他们也是。 (19)b. 我认识他很久了;我爸爸也是。

总的说来,上面所观察到的现象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所有包含动词后状语短语的句子中。如含有目的状语的分句:

(20)我买了那本书给明、汉念;他们也买了/他们没买。

比较句(21):

(21)我会买那本书给明、汉念;他们也会/不会。

在动词后含有结果状语和描写性短语的分句中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如:

(22)他(念)那本书念得很快;我也念了/我没念。

(23)他(煮)那道菜煮得太烂;我也煮了/我没煮。

第二个句子所缺失的成分并不包括结果状语和描写性短语。

动词前状语短语也有着同样的句法表现:他们不能包括在“动词结构”中缺失的成分里,但必须包括在“助动词结构”中的缺失部分。如:

(24)约翰每天刷三遍牙,彼得也刷。(Xu 2003)

(25)a. 我认真地做功课,他也做了。——“动词结构”不包括状语

(25)b. 我要认真地做功课,他也要。——“助动词结构”必须包括状语

上述现象表明,当在第二个分句中重述动词时(“动词结构”),非宾语短语,如动词前状语成分和动词后那些表持续、频率、结果、程度、目的等状语成分都不能被包含在缺失的成分中。另外,当第二个分句使用助动词或“是”字时,也就是上面所提及的“助动词结构”和“是字结构”,状语短语必须包含在内。将上述的现象概化便得到下面的规则:

(26)对含有助动词或系动词的省略句的解读必须包含状语短语成分,而对含有动词的省略结构的解读时则必须把状语短语排除在外。

[14] 持续短语和频率短语是名词短语,它们具有状语的功能,可以修饰动词或动词短语。

### 3 零形式成分为基础生成

如何理解规则(26)? 首先,以动词结构为例,如例句(14a)。如上文所述,母语使用者知道:分句中的动词“见过”后缺失了什么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失的成分只能用动词的宾语来填。注意,动词“看”是一个及物动词,宾语往往是由及物动词所选择。而状语并不是及物动词子语类的要求,<sup>[15]</sup>所以(26)可以理解为以下的限制条件:

#### (27) 空语类的选择限制

i) 如果中心词选择空语类 E 作为补语,那么 E 必须投射。

ii) E 只有被中心词选择时才能以零形式生成(无词汇形式)。

例(27)表明,空位成分的投射只是为了满足中心词的选择限制。及物动词需要宾语,当及物动词后没有显性的词项时,投射的是空宾语,这样,选择限制得到了满足,只有被选的成分才能投射,说,动词结构中缺失的成分[及物动词]只能是及物动词的宾语。

当动词为双及物动词时,其子语类属性要求两个宾语出现,这时,缺失的部分就是两个宾语,

(28) 我送他礼物了,妈妈也送了。

因为没有被选择成分的附加投射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被动词的子语类属性所要求的状语如(29)中的目的从句,不能成为省略短语的一部分。

(29) 我送了他礼物让他高兴,妈妈也送了。

在助动词结构中,中心词是助动词。助动词的词汇性质要求它选择动词短语作为它的补语(Complement),同样,这一动词短语也必须投射。动词短语本身可以由动词和它的子语类属性所要求成分构成,当然也就可以包含该动词短语的修饰成分。例如,在句(30a-b)中,助动词“会”和“能”每一个成分都是该助动词所选择的动词短语的一部分:

(30)a. 明会很不高;汉也会。 (30)b. 明能马上做完;汉也能。

缺失动词短语的内容,包括词汇材料和它们的结构,是依赖于它的先行成分而得以被理解。先行成分不一定存在,如(7)。在这种情况下,汉语使用者仍然可以通过语篇/语用语境来理解由助动词选择的动词短语以及空位动词短语的意义。<sup>[16]</sup>

我们上面讨论了“动词结构”和“助动词结构”。那么,“‘是’字结构”呢<sup>[17]</sup>? “是”所选择的成分要大于动词短语(Paul 1996, 1999; Huang 1998b; Wu 2003a)。它可以代替一个从句或者句子主语,有成分,包括助动词和副词,这表明“是”的句法位置应该高于助动词。从句(31)可以看出,“是”是了主语之后包括状语、否定以及助动词在内的所有成分。

(31) 他们大概不会来了。我们也是。

[15] 汉语中似乎没有必须选择副词的动词,而英语中则存在。以“word”为例:(i) a. \*He worded the letter. He worded the letter beautifully.

[16] 可以采用 Chao (1987), Chung et. al (1995), Fiengo and May (1994), Hardt (2003), Lappin (1996), (1995, 1999), Romero (1998), Rooth (1992), Schwarzschild (1999) 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中所提出的任何一种解释(Winkler and Schwabe 2003:5)

[17] Lin and Tang (1995) 认为,汉语中,情态动词(助动词)是动词,它们的补语可以是 IP 或者是 CP,甚至 VP,补语 IP 或 CP 的主语应该是空位,除了“是”之外,(由“没有”构成的否定句中的语素“有”也有可能),可能成分可以占据 I 的位置。(I 是分裂 IP 结构中的某种功能投射),和动词结构和助动词结构相比,“是”字结构需要先行成分,这可能与“是”的功能有关,因为“是”用来证明或否定先前的陈述。

“是”字的主要作用是确认先前的陈述,很像是对是非问句的回答,如:

(32)他不应该明天去吗? 是(的)。

句中的“是”字表明构成问句的命题是真,同样,在句(33)中,“是”字的作用也是确认构成问句的命题是真。

(33)A:他明天才回来吗? B:他是明天才回来。(对A肯定的回答)

而句(34)中的否定回答表明构成问句的预设“他不应该明天去”是非真值:<sup>[18]</sup>

(34)他不应该明天去吗? 不是(他应该明天去)。

在这些句子中,“是”说明了构成问句的预设为真值,因此,“是”与命题相关,而命题往往被看作屈折短语(IP)。从下列句子也可以看出“是”所选择的短语要大于助动词所选择的短语:

(35)他不应该来,我也不应该。(36)他不应该来,我也是。(37)\*他不应该来,我也不是。

通过比较(35)、(37)可以发现,在助动词前出现否定成分的结构是可接受的,而当否定出现在“是”之前所形成的结构是不能接受的。(36)中,“也是”是对第一个分句的陈述,该陈述也适用于“也是”的主语“我”。这样,带有否定成分的句子(37)不能被接受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在句(37)中,“也”表明第一个分句的陈述为真,而“不是”则表明陈述为非真,两者互相矛盾。

因为“是”表达了构成问句的预设或第一个分句的陈述为真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选择屈折短语(IP)(也可以是分裂的屈折短语结构的投射(split IP structure))。谓修状语(VP-adverbials)包含在屈折短语中,因此,“‘是’字结构”也允许在缺失的成分中包含一个状语。

把汉语中谓语省略结构的类型总结如下:<sup>[19]</sup>

(38)a. 助动词结构	(38)b. “是”字结构	(38)c. 动词结构
主语 + 助动词 + [谓语动词短语]	主语 + 是 + [屈折短语]	主语 + 动词 + [宾语]
助动词选择动词短语	“是”选择屈折短语	动词选择宾语

这些结构的区别在于在省略的部分中是否含有修饰状语。在动词结构中没有修饰状语是因为及物动词的子语类属性的要求,及物动词的子语类属性要求[DP](或者[CP],但不能是[(DP)ADV]);而在助动词结构和“是”结构中状语可以出现是因为助动词和“是”分别选择了VP和IP,即[VP/IP],被选的VP/IP被投射而且可以包含修饰状语进行投射。

总之,我们对不同类型的谓语省略结构的描述是基于以下的观点,即允许空位成分的投射是为了满足中心词的选择限制。根据选择性质和语境信息可以在逻辑层面对空语类做出解释。

#### 4 空位代名词的格要求

上文已经讨论,空位成分只有在被中心词选择时才能投射,空语类的投射符合选择限制的要求,这才使汉语中不同谓语省略结构的形式能够得到解释。而英语似乎只具备其中的部分性质,仍然以汉语

[18] 这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地从英汉语是非问句的答句对比中看出,如(i-ii)。英语中“yes/no”的选择取决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而汉语中“是/不是”的选择则取决于预设的正确与否。(i) Didn't he come? No, he didn't come. / Yes, he did. (ii) 他没来吗? 是的,他没来。/不是,他来了。

[19] Huang(1988a)认为,宽泛和严格解读的可能性不必须和产生空位动词短语结构的V-I提升相关,以句(10)为例。严格的解读可以通过复制带有下标的词汇材料获得,例如词项“[the gift you gave to him]”和下标I即[the gift you gave to himi]。在词项替代空缺之后,可以从对动词结构中主语的复制得到下标。见Grinder and Postal(1971)类似的讨论,也可以参阅Yan Li(2003)。



中的三种结构形式为例。我们曾经提到,英语中存在如(8b)的助动词结构,而大体上与“是”结构相应的英语结构形式为“do”结构。把(8a-b)重述为(39a-b):

(39)a. John likes the gift that you gave to him. Mary does, too.

(39)b. John will like the gift that you give to him. Mary will, too.

与汉语动词结构相对应的结构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如与汉语中的句子(41a-b)相比,英语句子(40a-b)是不合格的:

(40)a. John saw him. \* Mary saw, too. (40)b. I like him. \* She doesn't like.

比较:

(41)a. 约翰见了他;玛丽也见了。 (41)b. 我喜欢他;他不喜欢。

很明显,选择限制条件对允准空位成分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句(40)和(41)的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汉语,而不是英语,允许在论元位置出现空位代名词。

(42)我看了。

(43)I read (\*it).

当然,汉语中的空宾语是应该分析为空位代名词还是应该分析为受到一个空话题约束的变项以来也存在着争议。Xu (1986)认为是自由的空语类,Huang (1982)则把它看作是变项,关于这些的讨论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应该注意的是,(41)、(42)中的零形式宾语有着重要的性质格(accusative Case)<sup>[20]</sup>没有被显性的实现。换句话说,没有词项来承载宾格。正如 Travis (1984),和 Li (1985, 1990)所讨论的那样,汉语中的名词短语和其他有显性形态格标记的短语也被指派了格位,虽然汉语没有形态标记,但事实确实如此,格的指派也符合管约论中的可见性条件和题元准则,即一个论元必须被指派一个题元角色而且只有当论元有格的时候才能被指派题元<sup>[21]</sup>但汉语的格有个特点:它不需要依赖显形词项来实现。英语中则相反。这个区别总结如下:

(44)英语中的格需要依赖词项来实现,而汉语则不需要。

另外,空位名词性成分的出现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它出现在论元位置(见 Saito (1985) 只能是名词语类的论述)。在论元位置的名词短语总是有格位的。Lobeck (1995, 1999)认为,空位需要被某个具体中心词的形式特征所允准。按照这种理念,我们提出:<sup>[22]</sup>

(45)一个空位名词成分必须被格标记。

(44)、(45)的格要求反映了(39)-(43)中英汉语之间的差异。宾格总是被指派给动词的汉语中,格位没必要由显性的词项来承载,而在英语中,宾格必须由显性的词项来承担,因此,宾位是空位。正是因为如此,(40)、(43)才不能被接受。

(45)同时也禁止没有被指派格位的宾语为空位,这一点,在英汉语中是共同的。首先,以从句为例。一般认为,英语中的从句没有格,如:

(46)a. Mary was afraid (\*of) that the idea wouldn't work. 比较:Mary was afraid of (\*it

[20] 在管约论中,大写的“Case”指的是格模块中的抽象格,小写的“case”指的是形态格。

[21] 可见性条件所产生的问题是,“PRO”的格的性质是什么。Chomsky and Lasnik (1993)的观点较有说服力,他们认为“PRO”被指派了零格(null Case),见 Martin (1996, 2001)进一步的论述。但是,Cecchetto and Oniga (2004) 相同的观点,这一问题我们留待以后的研究。(见 Hornstein (2001)关于生成强制性控制代词 PRO 的移位的方法)

[22] 这与可见性条件的实质相似,见注释 21。(45)同时产生的问题是关于没有被格标记的名词词组的语迹(trace)。移位有复制和合并的方法,而语迹只是在拼读时删略的结果(Chomsky (1995),第 3 章),这样一来,NP-语涉及空位名词性成分的生成。



(46)b. I think that he will come. 比较: \*I think it. 但是 I think so 是合格的。

(46a - b)表明,动词的子语类属性所要求的从句并不在格的位置。中心词 afraid 和 think 不能指派格位。根据(45),这样的中心词的宾语位置不能是空位,这从不合格的句(47a - b)也能看出来:

(47)a. \*Mary was afraid that the idea wouldn't work and Bill was [<sub>AP</sub>[happy[<sub>CP</sub>e]]].

(47)b. \*I think that he will come and he thinks [<sub>CP</sub>e], too.

(44)、(45)共同限制了英语中空宾语的出现。在格被指派的情况下,格必须由显性的词汇成分来实现;而在没有被指派格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出现空位名词成分的。

下面看看汉语中相应的情况。汉语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宾语总是可以以空位的形式出现。<sup>[23]</sup>然而,如果(44)、(45)所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只有那些指派格位的动词才能够允许宾语为空位。当格被指派以后,动词所选择的宾语可能是空位,这样一来,(45)的条件得到了满足;而当宾语没有格时,和英语中相对应的成分一样,不能以零形式出现,这一预测也得到了证实。当一个动词只选择从句宾语时,其后若出现空位名词宾语现象则是不合格的。关系如下:<sup>[24]</sup>

(48)a. 如果一个动词选择名词宾语,那么动词的宾语可能是空位。

(48)b. 如果一个动词只选择从句宾语,那么动词的宾语不可能是空位。

当从句宾语隐性存在时,英语中动词必须和“so”共现,汉语中则必须和“这么,这么样或者这样”共现。<sup>[25]</sup>汉语中的这些词语可以被看作是从句的替代形式。其相互关系如下:

允许名词宾语和空宾语的动词:

(49)a. 我听到了那件事。 (49)b. 我听到他得了大奖了,他也听到了。

(50)a. 我知道那件事。 (50)b. 我知道你很好,他们也知道。

不允许名词宾语和空宾语的动词,这时,必须使用“这么(样)”:

(51)a. \*我认为/以为那件事。 (51)b. 我认为/以为他很聪明; \*他们也认为/以为。

(51)c. 我认为/以为他很聪明;他们也这么(样)认为/以为。

(52)a. \*我猜那件事。 (52)b. 我猜他很聪明; \*他们也猜。

(52)c. 我猜他很聪明;他们也这么(样)猜。

(53)a. \*我打算那件事。 (53)b. 我打算明天去; \*他们也打算。

(53)c. 我打算明天去;他们也这么(样)打算。

根据上文所讨论的格要求和选择限制,我们可以假设,当一个成分被指派格位但没有被动词选择

[23] 一般认为,在上下文清楚的情况下,汉语允许空位的主语和宾语。(比较:Li and Thompson (1976) 关于汉语是话题突出语言的概念或者 Tsao (1979) 关于汉语是基于语境的语言的观点) 本文没有讨论空位主语的情况。一般来说,空位主语不是由中心语所选择,因为它是指示语,而不是中心语的补语。但是,指示语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满足某种指示语 - 中心语一致关系,如 EPP 特征而必须投射的情况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某些特定的中心语需要一个指示语与其共现。如果需要指示语,那么,该指示语可以以零形式进行投射,这也符合选择限制条件的要求。关于这些结构,我们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

[24] 也许有人认为从句不可能是空位,因为空代词不能以从句作为先行成分,即空代词不能指代一个事件(事件往往用从句来表达),这是本体论的方法。Iatridou and Embick (1997) 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通过语法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本体论的方法发现,以从句作为先行成分的“pro”是可能的。他们认为,虽然非小控制代词脱落语言中的显性代词可以以从句 CP/Ips 作为先行成分,但小控制代词 pro 则不可以。关于 pro 所指性质的这一限制是因为在解释特征集(phi-features)中的错误匹配,因为 pro 无论是否被解释特征集所允准都不能与一个缺少解释特征的从句共指。(P58) 他们同时也用汉语和韩语中的例句来说明处于主语位置的 pro 可以以从句作为先行成分。

[25] 这些词不是名词性,因而没有格。

时,该成分不会以零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限制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例如,在动词结构[空位成分只能通过动词的子语类属性要求而存在。]上面的假设也得到了证实。Li(1990)发现,看作是名词性成分的表持续或者频率的短语可以从动词那儿获得格。〔26〕如:

- (54)我做了三天了。 (55)我做了三次了。

下面的例句不能看作是包含持续或者频率短语的动词结构:

- (56)a. 我做了三天了;他也做了。(做一下后就走了)

- (56)b. 我做了三天了;可是他没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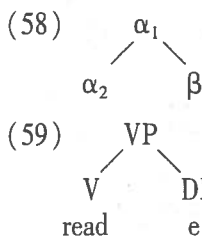
- (57)a. 我做了三次了;他也做了。(而且做了很多次)

- (56)b. 我做了三次了;可是他(根本)没做。

简而言之,英汉语的差异可以归结为格要求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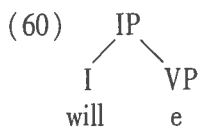
### 5 删略还是基础生成

上文我们用“解释法”讨论了各种谓语省略句型的现象。下面,我们试着用这一方法来解释省略结构,特别是包含空位中心词的结构。首先回顾(27)所述的空语类的选择限制条件,可知:空的投射是为了满足一些选择限制条件,空位成分的形式特征,如语类特征,是由作出选择的中决定的。但是,空位成分并不是完整的词汇特征集。正如我们在动词结构中所讨论的,一个及物如“see”,必须满足它的子语类特征的要求,即[限定短语(DP)]。因此,DP必须投射。作宾语短语可以没有完整词汇特征集的形式特征[+名词性(nominal)],它的意义可以在逻辑层面得到。但是,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当空语类出现时,一系列的短语结构标记是如何构建的。如果采取“短语结构”的理论(Chomsky 1994),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在这一方法下,运算系统从算式取两个成分并将它们合并形成一个新的成分,且其中一个投射成短语的中心词。如图(58),但是我们想得到的结果是(59),(59)也就是上文所讨论的动词结构中含有一个空位宾语。



与光杆短语结构理论的思想相一致的选择是允许算式中含有形式特征如语类特征的宾语“e”。如算式中可能包含{read, e[+N]}。其中,“read”是一个词项,“e[+N]”是有语类特征[+N]的空位成分。这时,两个成分合并,动词投射形成动词短语VP。当动词投射时,“e[+N]”被标识为最大语类DP(在论元位置上的名词性语类)。

还有另外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假设空位成分真的是空的,说,他们不在算式中。这时,运算系统按照以下的方式构建短语结构:从算式中选取带有子语类DP]的及物动词,如“read”,并投射为DP。DP并不支配词汇材料,即没有从算式中选取词项,这位成分是不包含词汇材料的终端节点。



下面讨论助动词结构的情况。在助动词结构中,屈折成分I具有[+V]语类标记特征的“e”合并,同样,I投射并充当该投射的语。在这种情况下,“e”是一个动词短语成分,因为,它必须是具有

〔26〕 来自其他方面的证明是韩语中的形态标记。韩语中,持续短语和频率短语可以被指派宾格。

〔27〕 按照 Chomsky(2000)的观点,每一次合并都是由特征的匹配所促发的。(也可参阅 Hornstein(2001)(1997)以及其他人的观点)当动词是一个及物动词而且它的子语类特征要求一个名词性宾语时,该动词和有形(如语类特征[+N])的“e”的合并是必要的。

特征的语类。根据光杆短语结构规则,不再进一步进行投射的语类是最大的语类。如(60)所示。

“will”被从算式中选取,它的子语类特征要求迫使 VP 投射,VP 本身不支配任何词汇材料。〔28〕因此,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空位成分的存在都是由中心语决定的。根据光杆短语结构规则,所选成分投射为 XP。为了方便,我们称之为“XP-省略”结构,其典型的结构为本文讨论的谓语省略结构。

上文所讨论的是中心语选择的空位成分。那么,是否存在空位中心语呢?例如,[VP[V\YP]结构中空动词 V 处于什么样的句法地位(YP 是子语类特征所要求的成分)?前文讨论空位成分时采取基础生成的观点,如果该想法是正确的话,那么空位中心语没有子语类特征。例如,空动词只是[+V]而已,并没有进一步的要求规定它是[+及物]还是[-及物],它没有像[DP]或[CP]一样的子语类结构形式。在这种理论下,我们发现,空动词不可能迫使一个子语类化的补语成分投射。根据 Chomsky(2000)和 Collins(1997)的观点,假设每一次合并都是为了满足某些要求,例如标志语-中心语一致或者中心语-补语一致的选择要求。当中心语没有子语类特征时,就不可能和一个子语类化的成分合并,换句话说,生成[XP[X]YP]这样的结构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心语省略(X-ellipsis)是不存在的。〔29〕这是根据基础生成的方法认为中心语省略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对删略法而言,“XP 省略”结构和“X 省略”结构是否应该区分非常重要。在英语和汉语这样的语言中,“XP 省略”结构得到了验证;而“X 省略”结构或者不存在,或者是由移位生成的,删略发生在由于移位而形成的语链中。也就是说,空位中心语句式的行为可以证明基础生成法优于删略法。这个论点可以从下面两个实例来说明。

### 5.1 汉语中没有中心语缺失的现象

汉语中有着不同形式的谓语省略结构,但却不允许出现动词省略结构(Gapping)。(61)-(62)是 Ross(1970)所指的动词省略现象。(关于动词省略结构大量详细的论述参见 Johnson 2003 第二章):

(61) John saw Bill; Mary, Sue.                      (62) Some ate nattoo and others rice.

〔28〕在谓语省略结构中,状语是如何通过合并形成短语结构的?如(i) John will do the homework carefully, Bill will, carelessly. 首先回想一下关于空语类生成的两种选择:(a)带有语类特征的空位成分存在于算式中;(b)带有语类特征的空位成分不存在于算式中。如果选择 a,那么状语成分的合并和其他没有空位成分合并的情况相同。在两种情况下,词条都是被从算式中选取进行合并;如果选择(b),即空位成分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选择限制条件,那么,在状语嫁接之前短语结构标记已经建立。随后的状语向动词短语的附加好像是把一个成分移到一个更大的投射内,这违反了扩展条件,但是,附加一直被认为是扩展条件的例外现象(Chomsky 1995:190-191;327-328)。当然,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即通过“推迟插入”(late insertion)的操作把状语嫁接于动词短语,(Bhatt and Pancheva 2004; Fox 2002; Fox and Nissenbaum 1999)或者认为状语产生于一个不同的辖域。(Stepanov 2001)。最后,还有一种方法是把每一个状语放置在某个功能投射中,功能投射的中心语可以选择动词短语。

一般来说,英语中左向嫁接的副词在省略动词短语之前不能挂单,除非有特殊的重音结构模式。(Baker 1971; Ernst 1983; Sag 1978, 1980) Ernst 认为,当这些动词向右嫁接于动词短语时是可以接受的。在汉语的助动词结构中,状语根本不能紧紧跟在助动词之后。(除非状语是事实上的谓语,那就是另外一种结构了。)如(ii) a. 他要常常喝酒,我也要。b. 他要常常喝酒,\*我要偶尔。(iii) a. 我会认真地念书,他也会。b. 我会认真地念书,\*他会随便地。汉语从来不允许状语紧跟在助动词之后,而英语有时候可以。这一现象可能和两种语言能否接受外置(extraposition)的现象有关。英语允许外置,而汉语则不行,紧跟在谓语省略结构中助动词之后的状语已经被外置了。能否允许外置也说明了英语中有所谓的“假空缺”结构,而汉语中没有。“假空缺”结构也可能涉及外置,但删略的是整个的谓语动词短语(VP)。关于这些结构详细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29〕见注释 24 关于标志语的生成。需要注意的是,如(i)所示的假分裂结构是谓语省略的一种而不是动词省略(Johnson 2003; Lasnik 2001)。省略句中的宾语外置与 VP,被认为是占据了某个功能投射的标志语位置,如焦点投射。(i) John read books, Mary did, magazines. 对这样句子的也可以通过阐述省略结构的解释法进行诠释。

汉语没有和(61)、(62)相对应的结构,<sup>[30]</sup>它们在汉语中的对应结构都是不合格的,如:

(63)\*张三看到李四;王五,赵六。 (64)\*有些人吃了馒头;别的,米饭。

显然动词省略结构和谓语省略结构不应该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生成。否则,为什么在汉语中省略结构而没有动词省略现象?

名词性短语也不允许一个子语类化的补语和一个空位的名词中心语合并。以通过动词转换名词为例,一般说来,这样的名词是一个带有论元的中心语,带有论元是为了满足动转名词的子征。(65)中,“他们的”和“城市”分别为动转名词“破坏”的两个论元:

(65)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破坏持续了三年。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一个可以选择其他成分的名词中心语不可能是空位,就好像汉语中词省略结构一样。情况确实如此。

汉语中,名词中心语被删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它的形式是[MP + de]。其中MP是修饰成分,是修饰标记。例如:

(66)MP + De( + N)

(66)a. 他的? ——限定短语 + 的(DP + De)

(66)b. 漂亮的? ——形容词 + 的(Adjective + De)

(66)c. 他喜欢的? ——关系从句 + 的(Relative Clause + De)

但是,当N是动转名词时,不存在上面的删略现象。(Fu 1994)从下例可以看出,显性词项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有先行论元的动转名词(derived nominals):

(67)a. 他们破坏那个城市。 (67)b. 他们对那个城市的破坏。

更为重要的是,N不可能是空语类,如:

(68)\*他们对那个城市的。

(68)的不合格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直接得到解释:一个选择补语的中心语不能零形式生成

## 5.2 英语允许中心语缺失的现象

汉语没有动词省略的现象,但在英语中,动词省略的现象却是可以接受的,例如(61) - (62)省略结构(X-ellipsis),即中心语是空语类的现象。<sup>[31]</sup>但是,根据基础生成的方法,我们认为,英动词省略不可能是通过基础生成空动词来完成的,这正好与谓语省略结构中的空动词短语是基的观点相反。在本文的理论下,谓语省略结构和动词省略结构应该有着不同的句法表现。这

[30] 而Tang(2001)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动词省略(比较Wu(2003a, 2003b), Li(1988), Paul(1996, 1999)相同的观点。认为汉语有动词省略现象是基于下列类型的例句(Tang 2001 :202; Li 1988 :41; Paul 1999 :212 - 21)张三吃了三个苹果,李四四个桔子。(ii)他来过五次,我一次。(iii)我买了那部汽车,他那辆自行车。这些省略结构受到英语中动词省略结构的不同影响。如,和英语的动词省略相比,汉语中的“动词省略”不需要空位出现在并列结构中;英语中的动词省略需要有一个先行词,而汉语的“动词省略”则不需要先行成分。汉语的“动词省略”完全不同于英语中的动词省略。的确,汉语中的“动词省略”句更像没有包含被删略了动词的句子。如句(i)独立的句子,由数量短语充当谓语,句(iii)中的省略部分虽然没有谓语的性数量短语,但也有着相似的解释,那也不需要一个先行成分。例如,在下面的情景中,句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有这样一个游戏,选手猜测地板上的是由谁买的。其具体做法是把物体放在最有可能是该物体主人的前面。这时,该选手把一辆崭新的红色自行车放在我的朋友比尔的前面,而我认为比尔是最讨厌那种自行车的,因此,我说:(iv)[他那辆自行车]绝对不可能。说,这些句子中没有包含空位成分,它们是典型的“主语 + 谓语”结构,其中名词短语充当谓语。

[31] 动词省略可能涉及到一个大于动词成分的移位。(Johnson 2003)

Johnson (2003) 所论述的动词省略结构和谓语省略结构的比较, 并认为谓语省略结构中的动词省略不会崩溃。(Gapping should not be collapsed with VP-ellipsis structures) 例如, 动词省略仅发生在平行结构中并且严格遵循定域条件的限制, 而谓语省略结构则不受上述限制的约束。两者在左向连接(left conjunct) 和对先行成分的认同条件(identity conditions on) 的术语概念上也存在着差异, Johnson (2003) 动词省略现象是通过动词移位而产生的, 谓语省略现象则不是。这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32] 即动词省略和谓语省略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生成。[33]

(69) 是对上文所讨论问题的补充。通过(69) 可以发现, 英语和汉语一样也不允许空位名词中心语的存在, 即不允许 N-省略:

(69)a.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nvestigation of Stewart took place because of the state government's of Enron.

(69)b.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nvestigation of Stewart took place because of the state government's.

## 6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有义无音成分的句法表达问题, 目的在于解释汉语中三种不同类型的谓语省略结构:

(70) 汉语的谓语省略结构

(70)a. 助动词结构: 主语 + 助动词 + (包括副词)

(70)b. 是字结构: 主语 + 是 + (包括副词)

(70)c. 动词结构: 主语 + 动词 + (不包括副词)

本文证明, 如果假设空位成分是基础生成而且空位成分的生成要遵循选择限制条件的话, 上述现象逻辑层面的诠释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英汉语中关于动词结构(70c) 的谓语省略现象能否被接受的不同在于参数对显性格的实现的要求不同。本文同时也讨论了动词省略现象与谓语省略现象的不同。汉语有谓语省略结构, 但没有动词省略结构。关于空语类是基础生成的方法产生的是没有词汇性质的成分, 例如子语类化特征。正是因为没有子语类化特征才不能把空位中心语和限定短语合并。英语中的动词省略结构是通过全面的动词中心语移位而生成的。汉语没有相关的动词中心语移位, 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动词省略结构。这样的概括同样适用于名词性成分, 所以, 我们发现, 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英语中都禁止以带有论元为子语类特征的名词中心语为空语类。

总之, 在语法中, 空位成分的生成有两种途径:

(71)a. 基础生成

空位成分只有在被中心语选择时才能生成。

[32] Johnson (2003) 注意到, 移位可以是大于动词的成分的移位。同时也应该注意, 汉语没有动词省略现象主要和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i) 选择限制条件 (ii) 产生英语动词省略结构的动词移位的不可能性。(见 Tang (2001) 相关的讨论)

[33] 需要注意的是, 假动词省略结构已经被看作是谓语省略结构的一种, 而不是动词省略结构。(Johnson 2003) 假动词省略: (i) Sal might eat NATTO before Holly does RICE. 换句话说, 被“删除”的是一个动词短语而不单单是一个动词。这和我们的观点一致, 即一个缺失的成分如果不是移位生成的, 那么它必须是一个 XP, 不可能是 X。但问题是, 宾语在什么地方? 当然, 可以假设宾语占据的是某个功能投射如焦点投射, 这一功能投射的中心语选择一个动词短语 VP。

(71)b. 删略

空位成分可能是删略的结果。删略操作是在支配句子合格线性化的条件的驱使之下的运作 Kayne 的“线性对应轴”规则。删略只与移位而生成的语链相关。

对基础生成和删略的选择不是自由的。选择要受到词汇性质和合格的线性化条件的影响, 因以取消可选性的删略的概念。但是, 对这一结论充分的证明需要我们去考察所有的省略结构, 包括省略、截省等, 这些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34〕

参考文献

- Baker, C. L. 1971 Stress level and auxiliary behavior in English. *Linguistic Inquiry* 2, 167-181.
- Baker, C. L. 1981. Auxiliary-adverb word order, *Linguistic Inquiry* 12, 309-315.
- Bhatt, Rajesh & Roumyana Pancheva. 2004 Late merger of degree clauses. *Linguistic Inquiry* 35, 1-45.
- Cecchetto, Carlo & Renato Oniga 2004 A challenge to null Case theory. *Linguistic Inquiry* 35, 141-149.
- Chao, Wynn 1987 *On ellip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oam 1994 Bare phrase structure.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MIT. Also printed in Gert Webelbuth, ed.,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19-439. Oxford: Blackwell.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Step by step*, ed. R. Martin, D. Michaels, and J. Uriagereka, 89-155.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Howard Lasnik 1993 The theory of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Syntax: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ed. by Joachim Jacobs, Arnim von Stechow, Wolfgang Sternefeld, and Theo Vennemann, 569.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hung, Sandra William Ladusaw James McCloskey 1995 Sluicing and logical form.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282.
- Collins, Chris 1997 *Lo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Ernst, Thomas 1983 More on adverbs and stressed auxiliaries. *Linguistic Inquiry* 14, 542-549.
- Fiengo, Robert Robert May 1994 *Indices and ident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Fodor, Janet Dean 1977 Parsing strategies and constraints on transforma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9, 427-473.
- Fox, Danny 2002 Antecedent-contained deletion and 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33, 63-96.
- Fox, Danny Jon Nissenbaum 1999 Extraposition and scope: A case for overt QR. In *WCCFL 18*, ed. by Sonya Borer, Andrew Carnie, Jason D. Haugen, and Peter Norquest, 132-144. Somerville, Mass.: Cascadia Press.
- Fu, Jingqi 1994 On deriving Chinese derived nominals: evidence for V-to-N rais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ss.
- Grinder, John Paul M. Postal 1971 Missing antecedents. *Linguistic Inquiry* 2, 269-312.
- Hankamer, Jorge van Sag 1976 Deep and surface anaphora. *Linguistic Inquiry* 7:391-428.
- Hardt, Daniel 2003 Ellip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discourse. In *The Interfaces: deriving and interpreting omitted structures*

〔34〕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中, 我们已经尝试验证了汉语连接省略和截省结构的性质并且发现, 基础生成抓住了以前没有讨论到的一些普遍现象。也可以参阅 Wei (2004) 分析汉语截省结构所采取的非删略法。

- by Kerstin Schwabe and Susanne Winkler, 251-26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oji, Hajime 1998 Null Object and Sloppy Identity in Japanese. *Linguistic Inquiry* 29, 127-152.
- Hornstein, Nobert 2001 *Move! a Minimalist Theory of Construal*.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 Huang, C.-T. James 1988 Comments on Hasegawa's paper. In *Proceedings of Japanese Syntax Workshop Issues on Empty Categories*, ed. by Tawa Wako and Mineharu Nakayama, 77-93. New London: Connecticut College.
- Huang, C.-T. James 1991 Remarks on the status of the null object. I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ed. by Robert Freidin, 56-76.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Iatridou, Sabine David Embick 1997 Apropos pro in Language 73, 58-78.
- Johnson, Kyle 2003 *In search of the English middle field*.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Kayne, Richard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Kennedy, Christopher 2003 Ellipsis and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Interfaces: deriving and interpreting omitted structures*, ed. by Schwabe and Winkler, 29-54.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ennedy, Christopher Jason Merchant 2000 Attributive comparative deletio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8, 89-146.
- Kim, Soowon. 1999. Sloppy/strict identity, empty objects, and NP ellipsi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255-284.
- Koopman, Hilda 1984 *The syntax of verbs: from verb movement in the Kru languages to Universal Grammar*. Dordrecht: Foris.
- Lappin, Shalom 1996 The interpretation of ellipsis. In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ed. by S. Lappin, 145-175.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Lasnik, Howard 2001 When can you save a structure by destroying it? NELS 31, 301-320.
- Li, Charles and Sandr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In *Subject and Topic* ed. , by Charles Li, 457-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Hui-ju Grace 1998 Null object and VP ellipsis in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Lin Hua, 151-172.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GSIL.
- Li, Hui-ju Grace 2002 Ellipsis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 Li, Mei-du 1988 *Anaphoric structures of Chinese*. Taipei: Student books.
- Li, Yan 2003 Issues on the Chinese Null Object Construction. 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 Li, Yen-hui Audrey 1985 Abstract Case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 Li, Yen-hui Audrey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in, Jo-wang and Jane Tang 1995 Modals as verbs in Chinese: a GB perspective.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6, 53-105.
- Lobeck, Anne 1995 *Ellipsis: functional heads, licensing and identif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beck, Anne 1999 VP ellipsis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some speculations and proposals. In *Fragments: studies in ellipsis and gapping*, ed. , by S. Shalom and E. Benmamoun, 98-1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Roger 1996 A minimalist theory of PRO and control.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 Martin, Roger 2001 Null Cas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O. *Linguistic Inquiry* 32, 141-166.
- Merchant, Jason 2001 *The syntax of sil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chant, Jason 2003 Subject-auxiliary inversion in comparatives and PF output constraints. In *The Interfaces: deriving and*



- interpreting omitted structures*, ed. by Schwabe and Winkler, 55-7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Nunes, Jairo 1995 *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 and the linearization of chains i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 Otani, Kazuyo John Whitman 1991 V-raising and VP-ellipsis. *Linguistic Inquiry* 22, 345-358.
- Paul, Waltraud 1996 Verb Raising in Chinese. *NACCL* 1, 260-276.
- Paul, Waltraud 1999 Verb Gapping in Chinese: A Case of Verb Raising. *Lingua* 107, 207-226.
- Romero, Maribel 1998 *Focus and reconstruction effects in wh-phras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ss.
- Rooth, Mats E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Rooth, Mats E 1992 Ellipsis redundancy and reduction redundancy. In *Proceedings of the Stuttgart Ellipsis Works*, ed. by S. Berman & A. Hestvik. Heidelberg: IBM.
- Ross, John Robert 1970 Gapping and the order of constituents. In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ed. by Manfred Bierwiler & Karl E. Heidolph, 249-259. The Hague: Mouton.
- Sag, Ivan 1978 Floated quantifiers, adverbs and extraction sites. *Linguistic Inquiry* 9, 146-150.
- Sag, Ivan 1980 *Deletion and logical for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Saito Mamoru 1985 *Some asymmetries in Japanese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 Schwarzschild, Roger 1999 Givenness, avoid f and other constraints on the placement of accent. *Natural Language Theory* 7:141 - 177.
- Schwabe, Kerstin Susanne Winkler 2003 *The Interfaces: deriving and interpreting omitted structur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tepanov, Arthur 2001 Late Adjunction and Minimalist Phrase Structure. *Syntax* 4, 63-143
- Stowell, Tim 1981 *Origins of phrase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 Tang, Sze-wing 2001 The (Non-)Existence of Gapping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of gapping.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 201-224.
- Tomioka, Satoshi 1996 The Laziest Pronouns, Paper presented in Japanese and Korean *Linguistics* 7, UCLA.
- Tomioka Satoshi 1997 Property Anaphora and the Typology of Pro, Paper presented in Theoretical East Asian Linguistics Workshop, UC-Irvine.
- Tomioka, Satoshi 1999 A Sloppy Identity Puzzle,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7, 217-241.
- Travis, Lisa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 Tsao, Feng-fu 1979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 Taipei: Student
- Wei, Tingchi 2004 *Predication and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Kaohsiu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Williams, Edwin 1977 Discourse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8, 101-139.
- Winkler, Susanne & Kerstin Schwabe 2003 Exploring the interf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mitted structures. In *The Interfaces: deriving interpreting omitted structures*, ed. by Kerstin Schwabe and Susanne Winkler, 1-2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Wu, Hsiao-hung Iris 2003a *Ellipsis and focu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Wu, Hsiao-hung Iris 2003b *Gapping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Xu, Liejiong 1986 Free empty category. *Linguistic Inquiry* 17, 75-93.
- Xu, Liejiong 2003 Remarks on VP-ellipsis in disguise. *Linguistic Inquiry* 34, 163-171.

## 作者简介

李艳惠,女,1954年生。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教授。曾担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终身会员,美国大学本科教学委员会海外专家组成员等学术和委员会职务。曾担任澳大利亚墨尔本澳大利亚语言研究所讲席学者,康奈尔大学美国语言学会夏季讲席所汉语讲席学者等。《语言科学》(*Linguistic Sciences*)杂志编委。美国堪布里奇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克卢姆出版公司(Croom Helm Publishers, Inc.)《汉语语言教师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东亚语言学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等杂志审稿人。出版过 *Syntax of Chinese, 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the diversity of wh-construction, Chinese, living languages, Making sense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NP as argument, Word Order, Structure and relativization* 等专著、论文。

## Ellipsis and Missing Objects

Yen-hui Audrey Li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56M, THH, USC, LA, CA 90089*

**Abstract** Even though language is a system pairing sound and meaning, it is common to find instances that have meaning but not sound. These cases are represented by empty elements in a syntactic structure. Without audible sound, how does a speaker determine the exist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 empty element? We argue that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s the selection properties of a head. Contrary to the deletion approach advocated by various linguists for ellipsis structures such as VP-ellipsis, Gapping and Sluicing, which deletes elements on various linguistic, pragmatic grounds, we argue that a base-generation approach incorporating the notion of selection more adequately captures the interpretiv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P-ellipsis structures in Chinese. A base-generation approach also correctly predicts the lack of constructions with a missing V or a missing 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eletion in the grammar should not be taken to apply freely under identity. Deletion is relevant to successful linearization of hierarchical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the copy and merge approach to movement i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Keywords** empty elements deletion base-generation VP-ellipsis missing head

## 首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大召开

首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9月18日至2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不仅是西北地区首次以方言与民俗为主题的研讨会,也是全国首次将方言与民俗相结合进行研讨的学术会议。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方言与民俗中心举办。会议代表55位,分别来自日本、香港和内地15个省、市、自治区。提交论文58篇,涉及议题主要有:方言与民俗现象的描写与比较;方言与民俗相结合的研究及其理论探讨;语言接触与双语问题;东干语研究;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邢向东致开幕词,李如龙、张振兴、尉迟治平、郑定欧、周磊、刘勋宁、刘俐李、柯理思、张成材、邢向东、王国杰等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会议开得紧张、有序、热烈、务实,取得了圆满成功。(本刊记者)